

## 君子惡居下流

### 南方壺

在論語子張篇裡，子貢曰“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”語譯為，子貢說“紂王的惡行，應不像後世所傳說的那麼嚴重。所以君子憎恨處於下游。如果處於下游，天下的一切壞事都會加在他的頭上。”紂王是商朝的亡國之君。商朝之後就是孔子身處的周朝。

我們知道地形較低窪處，一向為眾流之所歸。同樣的道理，人若不善，則諸惡名都將歸之矣。這就是何以人們會在乎名聲。因一旦名聲不佳，則做什麼都不對勁，很難討喜。即使明明做了該被肯定的事，也沒人在意。在現代社會，名聲若不好，能獲得資源就較少，好事也難落在你頭上。況且一般人總擔心近墨者黑，因此名聲若不佳，人人對你敬而遠之。因果循環，名聲就更不容易好起來了。

以大學的經營為例。台清交也不見得就那麼樣樣好，但因聲望高，即使在各種世界大學之排行榜中，也常能名列前茅，令人刮目。因此近悅遠來，教師及學生都搶著進去，一項又一項的補助及捐款，也就源源不斷。要知錦上添花總是比較熱鬧且有趣的，雪中送炭到底是難。這些有好名聲的大學之優點，人人稱道。但難道沒有缺點嗎？唉！瑕不掩瑜，

心在南方

誰跟他們計較？至於聲望低的大學，可以想像經營將是多麼地辛苦。

在三國演義第三回中，李肅對呂布說“良禽擇木而棲，良臣擇主而事。見機不早，悔之晚矣。”大學聲望若不佳，不但難以吸引到好的教師與學生，原有的優秀教師，具有一身本領，要擇木而棲，可說容易之至。他們隨時待機而動，難以留住。不少大學了解這點，所以都很注重宣傳，加強媒體公關，努力想將聲望提高。但報上所刊登之花花綠綠的新聞，都是浮面，不會為有識之士所在意。甚至連大學博覽會等，雖砸下大筆銀子，成效也有限。專家的評鑑，才是較有公信力的。此正如奧斯卡金像獎，極為影劇界人士所重視。不論你拍過多少賣座電影，若未得過此金像獎，總是差人一截。但要能獲得專業人士的好評，僅靠宣傳是徒勞無功的，還是要真有內容才行。歸根究底，做事就該按部就班。尤其大學的經營，只能一步一腳印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。唐朝王維有詩句“勿謂知音稀”。只要好好下功夫，時間一到，成效就會出來，就會被同行所肯定。在學術界認真者，終究是不會寂寞的。

君子惡居下流，大學也應惡居下流。大學教授都是讀過不少書的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？最低標準總該是惡居下流吧！孔子誇獎顏淵能樂於居陋巷（在陋巷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論語雍也篇）。環境的不佳，是可以忍受的。一所新大學，創校時一無所有，何以仍能吸引到不少優秀人才來？因對這個學校抱有希望。所謂“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

不如今也”（論語子罕篇）。在草創時，雖只有那一、兩棟大樓，但大家都志氣高昂。與一所新大學共同成長，參與一所“好大學”的建立，是人生難得的一個經驗，讓你無視一切物質的不足。要知君子可以如顏淵的安於陋巷，也可以“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”（論語學而篇）。但君子就是要惡居下流。教授該致力於教學及研究，因不能居教授群中的下流。系主任、所長及院長等，也要將系、所及院經營好，因不能讓自己的系、所或院成為下流。那些學校的高層，及校之三公等，更不該將學校經營成下流。使學校成為“四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”。辜負了創校以來，就為學校奉獻的教職員，及當這個學校一無所有時，便選擇來就讀的學生。然後裝聾做啞，唾面自乾，繼續當高層，繼續當三公。

君子如果不能惡居下流，而且還“居下流不改其樂”就成了“士大夫之無恥，是謂國恥”。這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顧炎武，在“廉恥”一文中所說的。（97.01.08）